

《后村居士集》铁琴铜剑楼旧藏宋本

程有庆

《后村居士集》，宋刘克庄撰。刘克庄（1186—1269年），字潜夫，号后村，福建莆田人，是南宋后期著名的文学家。

刘克庄诗文俱精。他的诗词豪迈奔放，雄健疏宕；文章则干净雅洁，错落有致。其文学成就，在整个宋代文学中占有显著地位。

刘克庄的诗文很多，现存清抄本《后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据洪天锡撰写的《后村先生墓志铭》载，刘克庄先后有“前、后、续、新四集二百卷，流布海内”。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后村居士集》，大概是属于《前集》本。

宋刻本《后村居士集》，查诸家书目，只见有五十卷本，如杨绍和《楹书隅录》（卷五）载：“宋本后村居士集五十卷，十册二函。……此本为南宋麻沙槧之最善者。诗集十六卷，诗话二卷，诗余二卷，文集三十卷，无后集之名。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有安乐堂藏书印。”此本细黑口，左右双栏，各家书目多有著录。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九十）又著录每一行二十字之大黑口本（原书现存日本静嘉堂文库），但据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所记，该本亦与杨藏刻本相同。傅氏又案曰：“此书余藏有残宋本五卷，正与此同，海虞瞿氏亦有之。”然而，瞿镛藏本实与其它传本并不相同。《铁琴铜剑楼书目》（卷二十一）说：“后村居士集三十八卷，宋刊残本，有淳祐九年竹溪林希逸

序。原书五十卷，今存诗集十六卷，奏议三卷，讲义一卷，外制二卷，申省状一卷，记三卷，序二卷，题跋四卷，祭文哀词三卷，祝文一卷，墓志二卷，所阙书牋及诗话耳。……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

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残本《后村居士集》三十八卷，即原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题为五十卷，目录二卷，存一至三十八卷。有“铁琴铜剑楼”白文印。书为十六册，细黑口，四周双边，间有单边。察其印章及行款字数，均与瞿目所注相合。此本墨色黝润，字体清秀，刻印十分精良。书中字有缺笔，然而避讳不够严格。如“树”字前避后不避，“筠”字不避讳。版心无刻工姓名。从该书的板式、纸张、字体及墨色看，都具有宋人刻书的风格。

该书前有目录三十九叶，其字体，版框和纸质均与正文部分完全一致。因而可以肯定，它并非后来补刻，而是与原书同时刻印成的。但是，原书目录三十五卷以下遗阙，后依据正文又补抄了三十六至三十八卷的目录四叶。因此，原书到底有多少卷内容，还很难推测。清著名史学家钱大昕说后村集不止五十卷，瞿镛认为此本（以下简称瞿本）五十卷，则不详所据。

与五十卷本相比较，瞿本缺少诗话、诗余、乐语上梁文、疏、青词、玉牒初草，书、表笺、行状等内容。然而，瞿本之十七、十八、十九卷奏议，二十卷讲义，二十一、二十二卷外制，二十三卷申省状，二十六卷记，二十九、三十卷题跋等，却为五十卷本所无。从目录所分上下卷看，瞿本也与五十卷本不同。瞿本以前十六卷诗为上卷，以十七卷以后文为下卷。五十卷本则以前二十卷为上卷，称后村居士诗集；以后三十卷为下卷，称后村居士文集。诗文集目录后有“门人迪功郎新差昭州司法参军林秀发编次”一行。因此可以断定，瞿本与五十卷本并非同一系统。

为了说明瞿本与五十卷本的不同，我们不妨再把两本的部分内容作一对比：

覆本		五十卷本	
卷17	奏议	卷17	诗话
18	奏议	18	诗话
19	奏议	19	诗余
20	讲义	20	诗余
卷21	外制	卷21	记
22	外制	22	记
23	申省状	23	序
24	记	24	序
25	记	29	启
26	记	26	启
27	序	27	启
28	序	28	启
29	题跋	26	乐语上梁文
30	题跋	30	疏青词
31	题跋	31	题跋
32	题跋	32	题跋
33	祭文	33	祭文
34	祭文	34	祭文
35	祭文哀词	35	祭文哀词
36	祝文	39	祝文
37	墓志铭	37	墓志铭
38	墓志铭	38	墓志铭

二者卷次内容之异同，已清晰可辨，似可不必多说。

后村题跋一向被人推重。《津逮秘书》收后村题跋四卷，毛晋于文后批曰：“后村集颇浩繁，予偏喜其题跋，因广其传。犹忆是本乃戊午年外舅浚源范公所贻，云是秦氏秘藏宋刻。其字法

之妙，直追率更；纸如蝉翼，煤沈光泽如漆。可称三绝云”瞿本有题跋四卷，而五十卷本仅有二卷。由此可知，毛晋刻《津逮秘书》所依据的宋本《后村集》，当即相同于瞿本。

瞿本《后村居士集》，现在除北京图书馆藏此一部残本之外，其它未见传本。而五十卷本《后村居士集》，却较为多见。仅北京图书馆，就有五部之多（包括残本）。二书既均为宋刻，为什么五十卷本较瞿本多见呢？这倒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关于瞿本和五十卷本，瞿镛在其《铁琴铜剑楼书目》中说：“世传抄本，亦非全帙，乃后人分析卷第，以足原数，每致凌乱失次，此本（按：指瞿氏自藏本）犹存其旧。”瞿氏所说抄本，当即其所藏《后村居士集》五十卷抄本（见瞿目），该本中亦有“门人迪功郎新差昭州司法参军林秀发编次”一行，系据五十卷本抄录。因此，瞿镛认为瞿本早于五十卷本出现。不过他的证据还有问题。首先，他所说的抄本乃据五十卷刻本而来，而从刻本中找不到它分析卷第的根据。相反，瞿本和五十卷本中倒有二十八卷内容、版刻均同，而五十卷本剩余的二十二卷中，也远不止诗话、书牋两类内容。其次，既然瞿本只有五十卷，那么为什么除去相同的部分，二本的内容加起来超过了五十卷？看来《后村集》原来确实不止五十卷。

北京图书馆所藏清吕无党手抄《后村居士集》，即据五十卷本系统抄录，其后有黄丕烈手跋云：“此刘后村集，余于甲寅得之海盐友人家椒升处，云是吕无党手抄。得后又见一刻本，亦是书友海盐携来者，云是宋本。然以余所见好元板书证之，乃元刻也。余友顾抱冲以缙钱十余千易之。后椒升又携一半抄半刻本来，其抄者与余所藏本字迹相似，其刻者则又与抱冲所得本板刻正同。紫阳山长钱竹汀云后村集不止五十卷，今所见俱如是，殆未为足本，始犹不信是说，及观华阳顾氏残本，竟有六十卷字样，方信竹汀之说为确，而书之不可以概论也如是如是”。黄蕙圃的记述更使我

们确信《后村集》不止五十卷，至少它应有六十卷。但黄丕烈说五十卷本是元刻本，则未免有些简率。其实就瞿本和五十卷本这两种宋刻《后村居士集》的情况来分析，它们之间既有着明显的区别，又有着相当的联系。我们只要把二本稍加对照，即可发现它们之间的相同部分，字体、板框均是完全一致的。如二本前面都收有淳祐九年竹溪林希逸序，但字迹笔划竟不差分毫。倘若它们不是出于同一底版的话，是不会产生这种情况的。而从五十卷本全书来看，它的字体风格及版框大小也全都一致，因此它不会是元代刻本。

既然瞿本和五十卷本是不同的宋刻本，为什么它的版刻相同？且又有众多内容相同？它们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呢？根据以上所述，是否可以作出如下的推测：

宋版《后村居士集》最初是以不少于六十卷的篇幅印行的，瞿本即是其残本，它为宋刻宋印本。现在我们见到的五十卷本，乃是后人利用宋刻残板，重新编排挖改而成。它实际并非宋印，而是宋刻后印本。再确切些说，应是宋刻元修本。

我们说五十卷本是后印本，理由有五。其一：该本文集目录后之“后村先生文集目录卷终”十字，字体风格与原书不一致。字刻得比较粗糙，不像原书那样精美。这些字当是编书者重印时所加。其二：以瞿本和五十卷本前三十八卷对校，两本一至十六卷诗、三十一至三十八卷文，不仅内容相同，字体板刻也完全相同。而剩下的十七至二十八卷中，仍有四卷卷次不同，而内容板刻均同者。瞿本版印清晰爽目，五十卷本则字迹模糊难辨。这种情况同样表明，五十卷本是后印本。其三：按传统的文学观念，诗话与诗歌是两种文体概念。而五十卷本把诗话列入诗集之中，这在宋以前的诗集中是罕见的。它同样说明是后人为凑足二十卷诗集，有意如此编制的。其四：五十卷本虽有诗集、文集之分，可是诗集中却出现了“后村居士诗”、“后村居士集”、“后

村诗”等多种名称，这种现象也像是更改卷次题名时粗心遗留下来的。其五：五十卷本第十九卷诗余之第二叶《贺新郎》词，上阙被铲去二字。因何挖去呢？民国人陶湘在《涉园影刊宋金元明本词叙录·后村居士诗余》中说得明白：“浚阳张君允亮复见一宋刻全本，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因手摹以存，世有读后村词者，可以参观互校矣。此本第二叶《贺新郎》前段，‘休作寻常看’上有缺文，张君据五卷本（彊村丛书本），乃‘胡儿’二字，审为元初所印，讳避铲去，景写悉存其真，因附著之。”这更成为五十卷本为元印的一条有力证据。

瞿本《后村居士集》，鲜为人知。而五十卷本《后村居士集》，则一直被认为是宋刻宋印本而加以珍视。不独私人藏书家视其为宋刊本，皇家《天禄琳琅书目》也把它当作宋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原天禄琳琅旧物五十卷本《后村居士集》，上盖有“太上皇帝之宝”、“五福五代堂宝”、“乾隆御览之宝”等印鉴，当时人们对它的重视可想而知。现在我们依据上述几种情况，可以有充分理由说五十卷本是一种利用宋版重新编排过的本子，它不是宋刻原本，而是宋刻元修本。

瞿本虽然与五十卷本并不相同，但光看书目则有可能把它们当作同一版本。就我见到的多种抄本《后村居士集》来看，全都是按五十卷本系统抄录的。可能由于瞿镛说自己所藏是五十卷的残本，以至后来的人都把它当作五十卷本的残书而忽视了。其实瞿氏所藏刻本《后村居士集》，不仅与五十卷本不是一个系统，原书似乎也应该多于五十卷。它不但印得较早，而且是海内外仅知的孤本。其版本价值比五十卷本要珍贵得多。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

後村居士集卷第十七

奏議

備對劄子

端平元年九月

臣恭惟陛下更化以來登庸一相號召諸賢江湖遠
屏之人山林久幽之士隔絕千萬里而不見鉅者訪求
如不及近臣骨鯁之言小臣狂狷之議宛結一十年而
不獲伸者吐露無餘縉士大夫常恨不遇聖主
可謂聖矣又常恨不遇賢相今相業可謂賢矣此
石公作爲頌詩之日也然而臣竊有憂焉自昔人

《后村居士集》铁琴铜剑楼

旧藏宋本书影